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

一本書下有明謗責躬字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是切與恍惚同下音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

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痞結伏積音地痛也又音正病也不

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作一本非獨瘡薦為也

疾音利復起為入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

始竒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

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

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一本下更厄寒斃兀上

結切下事既壅隔一本作凡狠忤貴近音誤狂踈繆矣踏

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

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徒谷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詰同旁午搆扇便為敵讎便

盡本作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

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

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本本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溼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猶

更字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本

作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得之本又何

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和

元年五月子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

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家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二音老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隊先

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骨一本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

陬中少士人女子一本間作偶一本無女子字將侯

居處也一名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者字昵尼質

切近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

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惴惕惴二敬香衣切歔朽居切歔歔

之聲泣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

也先墓所有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

息存亡不一至鄉間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

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

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

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

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
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
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
破為世大僂與戮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
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醜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動逾歲時
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
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謗字本无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前漢直不疑人或毀之曰毋奈其善盜嫂何不疑曰我乃无兄娶孤女云過瓜切婦翁者過瓜切也魏武帝今日第五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別卒光史籍一本无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取記管仲遇盜
公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離妻今已無古人之實
為而有話一本无其字話許候切罵也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

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各傳此誠知

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

國語晉文公伐鄭得詹而歸將烹之詹居罪耳而號公乃命弗殺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左傳

九年晉侯伐見鍾儀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子叔向囚虜自期

之琴操南音云云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叔向囚虜自期

必免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晉囚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范痤

騎危以生湯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痤

如座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崩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古怪

前漢史張蒼韓信伏斧鑕戰日切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

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

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事各見此皆穰偉傳辯奇壯之士

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洪忍惟音丘怯也洪他陰下才未伎又

嬰恐懼痼病一本作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

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

務此然力薄才劣一本才一本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當依

力和功說文觀縷神生荒耗前後遺忘無放終不能成章往

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一本舐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禹

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一本亦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

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一本

上有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一本更不敢均歸掃瑩域退託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瘡薦就婚娶求胤嗣有

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其寢其與同無復恨矣書辭繁

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

戀之至一本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一二各名後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

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未

以愚家剝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或即憂憫備極

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一本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而激其忠誠者一本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

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

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

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

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

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

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略

王猛字

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日號鳴大叱而卒莫

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以代廉頗何如馬謖得以

惑孔明六切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

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前漢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蜀志近世尤好此
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
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
則及物者愈夫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
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
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絃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趨走其
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一本
虧類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
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二間是將曰
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問也又曰彼無乃私好
歟交以利歟二問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甚渠記切茲
咈吾事三問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

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
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
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
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入之柄其必有施矣
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
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
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
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
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其希王
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
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
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
流當世叔仲鼎列唐登科記大曆九年楊憑中進士十二年
楊凝中進士十二年楊凌中進士皆有各

時號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凌子敬之字茂孝嘗為華山賦韓愈稱之中元

進士二年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

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大道作大一本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

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

尚書即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

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

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

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

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恒譚亦云親見

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

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本此下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

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直非丈

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

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

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

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

常眊眊然騷擾眊音翳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音故撫心按膽不

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又字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

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

火恐累日茫茫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一本意矻矻

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矻立八切堅也中心之悃

悃鬱結平力切密也備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

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從才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其甚宗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子厚娶楊氏女寡居十餘年嘗有壹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謂楊氏嘗孕而不育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所有世嗣一本作把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一本作下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弟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弃唯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音不得者壽張排根一本作根也唐裴度傳為姦險根切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有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古慕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

尚不肯已也真稱人切也志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

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為匪人

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

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為

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耻之

鄒子句切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

河北之師當已平矣虜聞言語矣憲宗時伐契丹其王承宗承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傳云或

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

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

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一本无嘗得字兄

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

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

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浼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

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

僕不幸嚮者進當輓輒不安之勢輓輒五忽切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本作造

不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

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

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

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

才不能踰同列各不能壓當世名一本世之怒僕宜也與罪

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

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賢器數數高五漸成怪民節智

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言一本日為新奇務相喜可

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子孟切不

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

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

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抵益

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耗重

髓重直隴切髓為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慄慄七感切慄來感切陰寒貌慘慄毛髮蕭條

瞿然注視瞿九遇切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

間聲音特異鵠舌啾譟或從佳啾音卓今聽之怡然不

怪已與為類矣家主小童皆自然嘵嘵嘵公晝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

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

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

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詭益

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音餘金切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

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

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

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褰袂用力而矜自

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

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枿牙割牙結二不能生植猶

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

日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鄽為耕一本作

亦作塵塵壓壓無此動字朝夕謠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
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
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李暹之弟

杓直杓甲遙切李足下州傳遽至傳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

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泚蓬藿者矐矐聞人

足音則足然喜也音也又苦江法局一切音視又官韻音骨又人

訥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頗喜復何言僕自去

年八月來病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擯柳餘甘破決壅隔大過一本陰邪雖敗已傷正氣

行則膝顫音戰宋坐則解痺痺部利切股骨所欲者補氣豐

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共益善

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

則有蝮虺大蜂變方六切蛇出南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

即畏射工沙虱即射工也如魚三足各射工一名水合怒

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

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

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

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

理道獨愴愴如此亮切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此愚夫愚

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

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廢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棄人不必

立事程功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

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不過為三

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

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
嘗候戰慄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
公及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
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其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
句笑羽僕豈敢眾人待常州耶若即人一本本脚即不復煦僕
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
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崔羣字在近地
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
王之法以宥罪矣不悉其白

與顧十郎書一本作類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
十郎執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袵而
趨以進者杜預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

之亦非難也大底一本作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起

起煦起千起余起切便僻匍匐連以非乎人而售乎已若具有一

且勢異則電滅颯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人
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

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
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廢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

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眾口飛語譁然請張
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違之惕憂無

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謚揚于天官
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光寵不意堞二者復以病執事堞

堞音嶺今按文云不意堞二者即合音瑣瑣碎也此誠私心
痛之埋鬱洵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

進元進九進年進十進人進諸進料進十進九進人進此進書進想進與進少進連進之進子進執進事進試進追進狀

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
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
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効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
擯抑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
始偃蹇退匿者將以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
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
瘴土有一本下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
耻躬之不逮儻或萬萬有一可其利切與通復得處人間
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郎音書不能既一作就
宗元謹再拜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元祐九年作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
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
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
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一本利紙筆
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下有
宜字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
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
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
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

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之入政事堂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
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刪必字若以罪
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
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
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似行字其不遇而死不以
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
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
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范曄作後漢書司馬遷觸天
子喜怒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蚕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
以事捕固死獄中怒怒諸於魏太武帝以爲暴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
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

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
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
一本誠字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
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
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
亦各以所聞知致之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
徒信人口語每之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之軒天地者音切
音軒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
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
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
如退之行一本作義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
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

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退之隲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奉告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古玩好游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棘州刺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勵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文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

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

且即餘切史記荆軻贊曰

始公孫季功童生與夏无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兄言大將軍徵蘇建

史記衛將軍傳蘇建語余

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

傳著

谷梁莊公七年春秋疑以傳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

著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一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在谷吳武陵非國語書後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墓父者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一本此下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

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爲其求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擢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禮記檀弓篇云况廬而居者其足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切邪也四亦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擿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贊焉恭贊以監察御史參江西南西道軍事時韋州爲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酈夫比竹茨草之室而埊土大木埊巨至陶甄梓

匠之工備孽火不得作化惰窳之俗窳惰徒果切窳以主故此品窳注此品窳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深耕易耨之力用苟且懶惰之謂寬徭賫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慤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豪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本无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

為天耶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
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蠹之自
為果蠹癘痺之自為癘痺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蠹謀
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本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
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若字人勝
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
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禹錫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
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有
全篇見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
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
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
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一本又字而一曰天勝焉一
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郭之先者智勝也震
丙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

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
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所歸怨之辭爾
一本為字皆不足喻乎道一本无字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羨餘
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
常形者其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
得此說孟荀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未
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而
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
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

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
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
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
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
賅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
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
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
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為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者則此
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字
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
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
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未詳其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荅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

兄之學為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

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在僖公二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

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各韓品和叔各溫

知春秋之道又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韓泰字

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恒願掃於陸先生之門陸贄一

著春秋微指二篇集註二篇春秋辨疑七篇及先生為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

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必講討會先生病時

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

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凌華字盡得宗指辨

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夫其國事見莊公四年見聖人

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

氏會齊侯于禚音也事在莊公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

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書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

寧儀行父于陳事在宣公十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

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

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

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事在僖公十年頃嘗怪荀息奉君

之邪心以立雙子不務正義奔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

於仇牧孔父為之辭仇牧事見威公十二年今兄言貶息大

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

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

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輸平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

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

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

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二義事在文元年雖啖趙陸氏

皆所未及音也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

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

依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

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跽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

宗元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

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意欲施之事實以

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

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

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

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

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轍音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切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史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始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其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蟻蛭蟻與蛭音質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一本更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

以汗篋讀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化光一字和叔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竒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孝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勸將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慘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危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

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醫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
之訕怒輒乃默其不臧救世之謬一本凡為六十七篇命
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快於亮於以道之難明
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
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
類靈對以別白中正變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
惟少留視後慮以宰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
韋詞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
之為書者豈若是撫前人耶撫之石切拾也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
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美眾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
余為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
乎是况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均乎世者愈狹矣卒如之何
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

世滋不憾而而焉

惡女六切慙也

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

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恢

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

頗類未切備也得之為難知

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

一本依明字

探其深曠雖有無敗則為

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寶哉且自孔氏

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剋精竭慮者幾千年矣前五其間

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

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萬

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吏而不克

墮與音勇縱

史與勳也出前

蹶躅而不進力蹶勢窮

蹶與音窮

吞志而沒

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

擊焉鑿之頗正好惡擊焉交之廣狹屈伸擊焉則彼卓然自
得以奮其間者合乎不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古虐今者比
肩疊跡大底抵字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
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况乎未
甚聞者者哉一本无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
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
其意缺一缺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逢起金声玉耀誑聾
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微与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爲害已
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無
穢心悸氣動交於胷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
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
想令治書蒼頡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
耳一本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柳文三十一卷終

增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
人者之志張煥不惟充賦稅養祿秩足已而已獨以庶富且
教爲大任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
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
免貧病者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
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後其可爾耶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
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賈即斯切所謂有貧
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賈利也則無
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
橫後泰而無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

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拮据拾以輸縣官鞭服也其為不均大矣非唯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勞苦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人無所告訴其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天子富室貧之母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太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為工商浮賦切濟也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耳若富者

雖益賦而其實輸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逾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為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問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逆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愛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為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為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益

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已韓韓字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

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况聞於

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

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

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今而預知斯舉

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宣

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當依潘本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崔簡字

厚切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情古對切宜以為未得其粹美

而為麓礪燥悍所中礪古猛切鑿璞石也慘上感懼傷子

敬醇醪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

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

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

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

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

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

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戶落也其

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

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

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頽與粹同

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

肺癢與粹同幽閑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

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

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

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揉曲皆可以貫鞞革甲鞞北山之木

雖離奇液瞞困離奇注委曲盤戾也液音亦瞞謨官切離子

作液捕亡言莫千莫半二然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

觀姑玩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音

也項拘攀踈跌脚也跌持結切踈也曲薄蹄而曳者皆可

以勝首鈞馳千里雍之塊璞切州名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

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

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禹貢出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

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魯國飲之也魯之販羊人

較而輶輪者輶胡瓦胡果胡果三切禮記輪人以皆可以為

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醫扁鵲盧西子之里惡而曠

者皆可以當侯王曠類實二音聲類也山西之冒沒輕儻晉貪而忍

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授之以鉞鑿凶門而出山東之稚

駮撲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西漢史

出相山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鬣鬣首言人

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腐腸以字或作似者誤附子八角

其遂赤膚類不可悉數切所主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

當又云其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

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

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夸

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書一本巢字下有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

已日以博大府之政君巢蓋為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

君子周為倡焉一作首字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居小

州與囚徒為朋行則若帶纏索索二股曰微兩股曰纏處則

若關桎梏桎音切不丁而無所趨趨音切文步止也選音切

輒拳拘而不能肆槁焉若枿枿音切木餘也音切墮焉若璞其形

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由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

乃成巽言山澤之臞者臞音切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為壽且

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

壽將分以見與固小人之所不欲得也似子一本嘗以君子之

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

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

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

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

若義我壽而生彼夭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

屯而居屯音切之能屯音切注屯音切憂屯音切貌屯音切屯屯音切然屯音切无所屯音切舒屯音切也屯音切舊屯音切之屯音切聞屯音切切屯音切浩然若

有餘搔草息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

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為高明之圖哉宗

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為

世之所詬病凡所設施皆以為矣從而吠者成羣已不能明

而况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弃不更

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

人固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

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睦州服氣書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

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為兄由

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是時既言皆

沮然眴眴眴音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間一日濮陽

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

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
及食時竊脫和糝燥濕蘇忍九女救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
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貧固恃力
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
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賈音惠又音鳴
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
已悉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夏美言以為得怕
又大利則又安得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言哉今愚
甚兩如骨切言難也亦訥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
不可歟字又儒劣切言緩也歟天歟康寧歟疾病歟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
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
布其瓜指蚤起則嚶嚶謔謔以連夜響火苞切又增以脂燭

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
於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
卒大慙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能得碩
書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
出曰吾書之工能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
卒為天下弃又大慙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弃者何哉無
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
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始
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
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
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
末差矣宋人有得道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事出列
篇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為

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
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
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號姻婭則左袒矣姻音因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
姻相謂也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
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臧獲並如
字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又男而婿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獲
風俗通云臧罪沒入為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如婢也出
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吏者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
下號曰孰為李睦州讎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
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本
无不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
其戚閨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因臧獲僕妾欲久存其
主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兄之為是術凡今

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則
是背親而與讎夫皆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矣
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慄慄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評使
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
羊以為兄饌饌許既切窮隴西之麥輝江南之稻以為兄壽
監東海之水以為臧醢教倉之粟以為酸醢極五味
之適致五藏之安藏才浪切心肺肝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
胖補官切醉飽謳歌愉懌訴歡同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
而不刊不亦自哉孰與去味以即淡去樂以即愁悴悴焉膚
日皴皴字當作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
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為強大是豈所謂強
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

通廣註釋音辯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